

# 六家文選

WA 35  
20  
24







明治十年購求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七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刺史王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

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向曰王褒為益州刺史奏褒有逸才宣帝乃徵之既至帝令作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

良曰荷負也旃氊也被服也純

縣繒帛也言夷狄負氊服毛者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應劭曰不知純縣之密也瓚以為純絲

羹藜含糗

去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翰曰藜野菜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



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服虔曰哈音含糗乾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

之中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蓬茨草所以覆屋者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

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有游觀廣覽之

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

雖然敢不略陳其善本無其字愚心而抒情素濟曰王襄奏襄有逸

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抒申也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

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

已正統而已翰曰則為此頌之記也上為謙辭此立文首也向曰恭敬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謂元年春

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

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服虔曰恭敬敬也善曰漢官解故南唐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天賢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趨進舍退普廣也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效衆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也就成效功衆多也故工人

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苦骨切翰曰工人匠人也矻矻勤作

也亦如國之用愚人如淳曰矻矻健作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善本作璞字清

水淬子會其鋒越砥斂其鐔良曰巧冶善鑄劍人也干將劍名樸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

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鐔亦刃也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甌冶甌治即巧冶也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

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甌冶願請此二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

解詁曰淬作刀鑒也淬子妹切鑒工練切說文云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

剽犀革忽若彗泥畫善本作塗塗銑曰剽斬也犀獸名革皮也彗帚也泥汜灑地

也塗泥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泥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善曰胡非子曰負長

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剽截也漢書音義曰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汜灑之處也篲音遂善曰塗路也如此



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

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翰曰離婁古之明目人也

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的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庸人之御駕馬

亦傷吻敝策善本作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

馬倦向曰御駕也駕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曾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

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及至駕齧膝駢乘去旦銑曰齧

良馬名也駢亦駕也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王良執靶

霸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為名韓哀附輿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輿車也張晏

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縱騁馳騫忽如景靡良曰靡

忽如日景之疾沒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

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犇電逐遺風翰曰電風皆謂疾也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向曰八

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故服絺綌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

寒之悽愴善本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翰曰絺綌

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悽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

亦無憂也善曰論語曰當暑績絺綌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賢人君子亦聖王

之所以易海內善本有是以嘔喻喻受之開寬

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向曰易謂海內易理銑

臣也延接也應劭曰嘔喻和悅貌一侯切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



求士者必樹伯迹

良曰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歸之釋人求士必樹霸

王之迹也索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

善本作空

之隆

濟曰周公一食三吐餐一沐三握髮以禮賢士故能致太平之化圉圍空虛以成盛業握捉隆盛也善曰韓詩外傳曰

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圉圍空虛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將見公必夙興設庭燎

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以為盟主善曰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

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還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由此

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

銑曰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

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

謀陳見困苦誠則上不然其信

向曰揆度困至也善曰郭璞三倉解

詰曰困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

良曰賢臣

誠信也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邪臣讒疾已遭斥逐又非其過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鬻子飯牛離此患

也

濟曰伊尹未遇湯為桀庖廚之人勤勞於調鼎俎以具其膳太公未遇文王而困於屠牛鼓動其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

之秦以五穀皮贖之穆公用以為相鬻賣也甯戚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此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也離猶罹也善曰魯連子

曰伊尹負鼎佩刀以于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燎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于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萬章問曰或

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甯戚飯牛呂氏春秋曰甯戚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

夜至闕門甯戚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而歌桓公任之

國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

去卑辱奧六於潔薛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脚而

享膏粱向曰奧幽潔汗也蔬菜食也疏庶人之履也享食也

祿食故去平主卑辱幽汗之事以升用於朝離去蔬食釋棄蹻履

而食滋味以衣朝服也張晏曰奧幽也潔狎也辱汗也如淳曰奧

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屬瓊案屬以繩為履也善曰國

語樂伯請公族大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

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

孫以資說悅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

執一契舉動所為必合於契然後奉命而行

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士以為諸侯

光其祖考傳業子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

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善本無

虎嘯而善本有風冽龍興而致雲善本有氣人翰曰君

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冽清也善曰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

秋吟蜉浮游由出以陰向曰蟋蟀蜉游皆蟲也候時而鳴知

時而見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蟋蟀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蟲名也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

有翅能飛夏月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銑曰初九潛龍

陰時出地中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良曰皇美

則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而見之大人則天子也

善曰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天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

萬物而利見之王肅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武曰文

也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

列布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列布謂分布職位也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號善本作鐘逢善本作門子嚮



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

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響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逢門子善射者號鍾琴名鳥

號弓名也曹灼曰選音迭選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鍾璣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

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昇逢鐘門善服射者

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駒龍駒拔隨隨黃

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駒號故名其弓曰鳥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良曰俟待也上下俱欲歡善

作權然交欣

翰曰上下相親君臣也言君臣相親也

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君臣之道不疑雖左右論說其非者不信也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

魚縱大壑

統曰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兒沛大水兒善曰春

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信風吹鴻毛

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

令不行

濟曰胡曷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萬祥必臻

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貢獻土物而萬善必至也

是以聖

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徧盡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

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翔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求充於

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善曰為君之道與太平而優遊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遊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

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

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

場

銑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

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

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

萬年

濟曰雍容閑和兒言天子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長也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

必偃仰屈申

善本作

若彭祖皞

善本噓

呼吸如喬



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

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而已眇然絕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尚也  
善曰莊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寺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言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向曰濟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

楊子雲

銑曰趙充國為將屢有大功畫形於未央宮成帝時以西羌有寇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雄為

充國圖畫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倡狂背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  
善曰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

號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

討是震

音真協韻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六軍也震懼也言

羌人懼之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虢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  
既臨其域喻  
善本  
以威德  
濟曰臨羌人之域徐方震驚  
示之欲令其降也  
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開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  
有守矜

功謂之弗克

翰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罕開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喻之使降賢謂充國

曰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譎伐德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向曰辛武賢請震其兵衆以擊之奮震旅衆也罕羌名韋昭曰

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  
善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善曰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擊罕開於鮮陽之水應劭曰宣  
帝使充國共討罕開於鮮水陽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良曰

封營平侯也守節謂守忠勇也屢奏封章謂頻進表言勝捷之事也  
善曰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音剛濟曰料計靡無亢拒也言計其前敵制度勝否其兵威深謀不可拒

當也舍曰制勝已見張景陽雜詩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翰曰克勝也善曰漢書曰克國奏

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

鬼方賓服罔有不

庭

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也舍曰毛詩曰內興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

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

功乃列于雅

銑曰宣謂周宣王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

召虎式辟四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善曰詩小雅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大雅曰江漢之游主命劭虎在

漢中興元國作武赳赳相相亦紹厥緒

善本作後字良曰時漢室

稍至陵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赳赳相相武負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也善曰毛詩

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相相

出師頌一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

封上蔡侯京部叛羌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錢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

中郎將近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孝山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

出征西羌之頌舍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

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

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

已云前代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

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向曰茫茫廣大兒祚福也

兆基開業人神

攸讚

善本作贊銑曰兆始也攸所也

五曜宵

善本作霄字

映素靈夜歎

濟曰五曜五星

也宵夜也漢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初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於驪山夜行澤中遇一大蛇於路拔劍斬之後人至蛇所者見有一



老嫗哭之人問其故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為赤帝子所殺也白帝則秦也赤帝則高祖也故曰素靈夜歎歎則哭也

運來授萬寶增煥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

取天下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

者赤帝子斬之也善本有此二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良曰自高祖至平善本有

莽篡位故曰天命中易善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西零不順東夷

溝逆濟曰西零西羌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向曰

也鄧騭也授謂天子授與之也雄戟兵器栢栢上將寔天所

啓銑曰栢栢武貞寔實啓開也言實天所開其忠勇也善曰栢栢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

矣允文允武明詩悅禮良曰允信也善曰毛詩曰允文

而敦詩書憲章百揆為世作措善本從木向曰揆度措則

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昔在盟善本作津惟師尚父

向曰武王伐紂次盟津太公為師盟津河也尚父太公也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素旄一麾渾一區宇翰曰素旄旗類太公執之一麾軍士而破紂軍天下以定善曰鬻子曰

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善本律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利下人去紂暴虐之理也朔北也楚南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

蒼生更始胡風變楚善曰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

亡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已太原地名善曰

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

窮域善本作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斂是襄澤露遐荒

功銘鼎鉉音玄協韻銑曰言太公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况

鼎鉉鼎牲也乃著述人通言之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有論

譏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勤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

文選卷之四十五



鉉

我出我師于彼西疆

向曰我出謂鄧騭出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戎也

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

渭陽

翰曰天子餞送鄧騭也伯長也鄧騭安帝長舅也詩云送我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

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善曰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介珪既削列壤酬勲

向曰介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剖也言將封騭為諸侯也列壤謂分土

也勲功也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

今我將軍啓土上郡

銑曰啓開也上郡謂騭所

封也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也

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翰曰令善也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

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

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劉伶字伯倫沛國人

也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好酒常攜酒以自隨使人荷插從之云死便埋之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仕為建威將軍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靈序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

向曰假為辭也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

日月為局牖八荒為庭衢

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也

萬歲之期為少時也局牖門也八荒八方也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

翰曰潛隱守其行跡人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

轍迹馬軌琴賦曰遊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幕天

席地縱意所如

止則操卮執觚

如動則挈

榼提壺

濟曰榼挈皆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善曰說文曰榼酒器也苦盥切

唯酒是務焉

知其餘

翰曰專於飲酒不知其餘事也

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

向

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

善曰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皇頤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

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

聞吾風聲議其所

以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也

乃奮袂攘衿怒



目切齒

良曰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

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

善曰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旅

先生於是方捧嬰

承糟善本街

盃

善本作漱醪翰曰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也善曰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

槽奮踊踣其踞

據枕麴藉糟餅曰奮動踊踣也踣踣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

動踊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槽而卧也善曰漢書曰朱博遷良邪齊部舒緩博奮踣抵凡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又曰尉佗雅結

箕踞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向曰陶陶和樂兒善兀然而

醉

善本作醉怳豁字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

見

善本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賤嗜善本作欲

之感情

善曰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俯觀萬

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

善本有萍向曰言見萬物如水

善曰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

二豪侍側焉如螺

果贏力之與

螾

音靈向曰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贏螾蚱微小蟲也言此

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已而化類螺贏之變螾蚱也法言曰螾蚱之子螺贏祝曰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螾蚱桑蟲也螺贏蜂蟲也肖類也螾蚱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 陸士衡

相國鄴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  
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  
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  
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



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  
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  
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  
陵景侯魏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  
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  
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  
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  
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  
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善本有此序

茫茫宇宙上參楚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  
服徘徊三靈改卜論曰茫茫廣遠兒參垢黷濁也並言天下  
民日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

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  
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  
本今上參下黷言亂常也參不清澄之貌也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  
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媒也波振塵飛以喻亂也周書曰乃辯九服  
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  
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赫矣高祖肇載天祿

赫盛肇始載運也善沈跡中鄉飛名帝錄向曰高祖中陽  
曰尚書曰天祿永終里人故云中鄉

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讖如預飛名在其中善曰中鄉即中陽  
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

雲應輝皇階授木銑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古  
者黃帝化八百歲運極而授與木德言高

祖將授天命亦然也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王曰吾使人望沛公其  
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寅圖曰天子皆五

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  
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倉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

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濟曰龍興言如龍飛於天得  
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

相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濱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谷豐邑高祖  
所居邑也善曰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上亭長淮

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彤雲晝聚素靈夜哭良曰彤丹紫  
色高祖在芒



碭山常有紫雲為蓋隨之素靈謂夜有老嫗哭所殺白蛇與前文並同善曰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形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

**金精仍積朱光以** 渥 向曰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泥也善曰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

**萬邦宅心駿人** 善本作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效足** 賢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康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 善曰此堂盛兒言高祖因之而外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善曰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繆黻后無競惟人** 祖也惟辭也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而悅之也謂留在秦善曰毛詩

**外濟六師內撫三秦** 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中聚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之三秦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拔奇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拔奇** 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黻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萬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

**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

**名蓋羣** 曰營都立宮定制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后是謂宗臣** 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善曰班

**平陽樂道在變則** 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軍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

**通** 銑曰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術故曰樂道臨事能變通而合於理也善曰論語曰貧而樂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爰** 濟曰爰於淵沈嘿靜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為理也善曰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

**淵爰嘿有此武功** 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長驅河朔電擊壤東** 良曰朔北也電擊言將章邯於好時取壤鄉入破秦軍於壤東也善曰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又穎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韓曰協合也淮陰謂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韓曰協合也淮陰謂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韓曰協合也淮陰謂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韓曰協合也淮陰謂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韓曰協合也淮陰謂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韓曰協合也淮陰謂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韓信也參與信合謀策擊魏王豹大破之亞次也參功次蕭何之下也善曰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鄒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文成作師

通幽洞冥

向曰此謂張良也凡不言姓名皆所封邑名及號謚也餘皆類此良自言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幽冥謂受

兵法於黃石公也

善曰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永

言配命因心則靈

銑曰言配合天命籌策因心而出則如神靈無不必中也

自求多福又曰維

此文王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景揣情鬼無隱謀物

無遁形

良曰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也

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則深揣情

武關是關鴻

門是寧

翰曰初高祖將西入武關高祖欲以二萬人擊峽下秦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秦將好利可令持重寶

啗之秦軍果欲連和高祖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也士卒恐不從不如因擊之遂大破秦軍入至咸陽此謂武關是關關開也項羽至鴻門欲背約擊高祖良與羽叔父項伯善伯乃來見良言羽意良因引伯見高祖遂令伯具言於羽高祖不敢背項王羽意乃解良之

力也寧安也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今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

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然後解

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

向曰

其勸封六國良隨後難之下文備矣高祖兵敗還至下邑高祖曰吾欲取關已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英布韓信彭越可以破楚必矣榮陽下邑並是地名

勸立

銑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榮陽漢軍乏食酈食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從其計令鑄印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

用良計急令銷印其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欲假封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請立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

善曰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馬得而臣之漢王曰燭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

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



風五侯允集

齊曰固陵地名高祖追項王戰不利梓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高祖高祖用其策諸侯皆至遂東襲

項王破之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王故曰從風王死烏江而董翳揚喜馬童呂勝楊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鼓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王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霸楚寔喪皇漢凱入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寔也壘亡也言漢勝而入其國也善曰

言漢勝而入其國也善曰

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

老辭世却粒

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戢藏也言良見也良時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善曰史曲區逆

記良曰顧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曲區逆

宏達好謀能深

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太達通也善曰西京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而

成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

平常好道術玄理也濟曰重玄天也匪非深也言平妙知天道地理則天地非為深沈也善曰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伐謀先兆擠

響于音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始事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

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鷙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奇謀六奮嘉聲四迴

向曰平自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奮出也四迴謂迴轉於天下四方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陳平出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規主以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規主以

足離項于懷

向曰規諫也韓信破齊信欲立為齊王使使請於高祖高祖怒平乃躡高祖足諫令封信為王又平

以金離間項王君臣羽遂疑范增是其離懷也善曰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手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才龍目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貲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格人乃謝楚翼是摧格至

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已摧王窘執胡馬洞開折善曰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王窘執胡馬洞開



濟曰韓信反平謀令高祖爲游雲夢言必郊迎因執之高祖用其計而禽信也高祖至平城爲匈奴所圍用平計遂得解圍胡馬即匈奴也洞通也善曰漢書曰人有上書告禁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僞遊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爲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迎文以謀送善本作高以哀良曰呂太后卒諸呂爲亂平誅之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爲文帝也高祖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翰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兒冠首也言其靈武爲世之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也入傳曰神妙無方蔡邕季咸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銑曰奮振勇疾如雲起猛烈陵險必夷摧堅善曰本字則脛難必以平也摧敗堅陳則如脛矣夷平也筆謀漢濱還定渭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脛一筆謀漢濱還定渭表良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王封高祖爲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

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善曰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京索桑各既拒引師北討祖會於滎陽破楚軍於京索之間京索二水名拒謂拒楚軍也北討謂伐魏也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軍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爲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向曰信渡河擊魏虜魏王左丞相擊魏進擊趙選二千人將其赤幟登山望趙軍戒曰趙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於是果如其言趙軍見其壁皆漢幟乃亂遂因而滅之善曰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威亮火烈善本作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踰風埽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爲猛烈破敵之勢過於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代如遺偃齊猶草



濟曰破代齊二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善曰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良曰魏趙代皆冀州分齊青州分故則此四國咸皆也言皆舉者謂盡勝也善曰據禹貢乃眷北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

燕遂表東海甲休兵然後可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海齊地也表猶立也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王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

克滅龍且余爰取其旅也旅眾也善曰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

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

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推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楚王之望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文漢書曰項王使項伯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時韜跡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濟曰韜藏

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發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

威陵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尚父時維鷹揚

宮舊梁良曰楚域謂項王也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

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善曰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烈



列烈布耽耽

耽耽虎視也

其眇

音麴向曰凡有姓名則汪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餘類此烈烈猛也

耽耽虎視也此於虎威猛也眇視也善曰漢書曰點市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

名冠彊

楚鋒猶駭電

銳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驚也彊楚謂項羽也善曰漢書曰楚兵常

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

覩幾蟬蛻

稅

悟主革面

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

蟬蛻去其殼也覺漢主仁明故改操而來北面事之悟覺也革改也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子

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

為漢助也扇助也

善曰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命方輯王在東夏

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

至陽矯矯三雄至于垓下

向曰矯矯雄勇貞三雄謂韓信彭越與布也同會高祖於垓下遂滅

羽垓下地名善曰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應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也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

善曰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曰既成寵祿亦罹咎惡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

取禍

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

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

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善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

魏公子毋忌為客

士也罔極自貽

善本伊媿翰曰此言陳

毛詩曰文王有聲罔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

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善曰漢書曰

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歆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

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

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慙詒音怡

俯思舊恩仰察五

緯

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漢此思舊恩也

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

歸漢也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

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

緯順軌四時和栗

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



箕

銑曰脫遺也遺跡違難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

擊趙是為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泑水上是報辱也趙冀州

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

以肄濟曰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更有

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萇

才越遷晉陽

郡為韓國以備北胡遂遷信使都晉陽也圖謀越於也善曰漢書

善曰漢書曰高祖與信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嬖

董公惟

亮天工

知上欲三縮皆曰縮可王上乃立縮為燕王章印章也人之貪

禍寧為亂亡

濟曰言人志貪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縮為叛亡

人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王軍

良曰初項羽立為衡山王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羽

也肅肅嚴整負董正也善曰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

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

安國尚書傳

往踐厥宇大啓淮漬

分楚地而為荆國也濟曰厥其字居也言往踐其荆國之居也啓

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漬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



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

良曰此謂王陵也違親謂辭親

事漢悠悠遠思兒依依猶勤勤也哲智也伏劍自殺也永長也言陵去項羽歸漢羽乃取陵母置軍中陵使使到則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謂使者曰為我語陵善事漢王無以我而二心我以死送使者遂對使者伏劍而死也此則恐其子事主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寔邦之基

翰曰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義形於色憤發於

善本作 辭主亡與亡末

命是期

向曰高祖既崩呂后欲廢絕漢祚將封呂氏王陵曰昔高帝去非劉氏不王也呂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

於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可謂末命是期也 善曰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氏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主亡與亡已見任昉為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 銑曰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 范雲立太宰碑表

善曰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曰子然公順多略

曾是忠勇惟帝攸歎

平聲

曾則牧所也高祖每所歎曰勃為人有智勇安劉氏者必勃也 善曰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

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狝奄有燕韓

良曰驚馳景疾也

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靈丘上蘭地名也代燕韓皆國名狝謂陳狝也勃禽殺陳狝於靈丘破燕王盧綰軍於上蘭轉擊韓王信攻得雲中定鴈門此皆代地故曰平代也雲驚靈丘則禽狝是也景逸上蘭與有燕同平代則與有韓不異也並述三事而分為六是作者之詞重也 善曰漢書曰陳狝反勃復擊狝靈丘破之斬狝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

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翰曰呂后崩呂祿呂

產等欲危劉氏勃以權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謂殺呂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郡也勃既誅諸呂乃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也 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尅亂在權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衛羽獵賦曰開闔闔兮坐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向曰惟是也時勃為太尉也 紫宮



帝以勃為太尉安  
劉氏已見上文  
挾功震王自古所難  
銑曰挾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

震動君主自古所難為也  
善曰漢書勳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  
勳曜上代身終下藩

濟曰勳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薨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  
善曰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

國薨  
舜陽道迎延帝幽藪  
良曰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祖嘗在澤中游故云延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  
善曰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吏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

張揖竄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  
摠干鴻門披闥帝宇

翰曰摠猶執也干楯也言其非獨有武亦有善謀則高祖在鴻門獨與張良入羽營留飲范增欲謀殺高祖噲聞之爭急執楯突入羽營是謂摠于鴻門也高祖病惡見人卧禁中詔門者無令羣臣入莫敢入者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見高祖是謂披闥帝宇也披則排也闥謂門也  
善曰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  
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摠干而山立武王事也

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摠干而山立武王事也  
魯顏謂

項掩淚寤王  
向曰魯顏謂勇壯之色噲既執楯入項羽營而謂乃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故云魯顏謂項謂責也項謂項羽也噲既排闥見高祖會流涕曰始陛下與臣定天下一何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呂震恐不與臣等計事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帝乃笑而起故云掩淚寤王也寤謂覺其事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

率爾徒從王于征  
銑曰此謂酈商也兄謂食其言其因食其衆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爾汝徒衆也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振威龍脫  
音奪善本  
據武壙城六

師寔因克荼禽黥  
齊曰龍脫地名壙城垣牆也燕王臧荼黥布攻其前垣破之是謂據武壙猶用也寔是克勝禽殺也荼滅荼點點布也  
善曰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斬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  
猗

歟汝陰綽綽有裕  
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也  
善曰毛詩曰猗猗那猗又曰此

猗

猗

猗

猗

猗

猗

猗

猗

猗

猗



今兄弟綽

綽有裕 戎軒肇跡荷策來附

翰曰戎軒兵車也肇始荷

為太僕嘗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鞭策以奉事也來附謂

附高祖也 善曰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馬

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

去聲協韻

謂馬疲也殆壞也釋捨也京師人謂抱小兒為擁樹皇儲太子也則

孝惠帝也時是又安也平城地名嬰從高祖擊項羽漢軍不利馳去

高祖馬疲蹶奔孝惠與魯元公主嬰收載行高祖怒嬰嬰抱之不捨

故太子是安也匈奴圍高祖於平城嬰請徐行弩皆持滿外向高祖

乃得脫是謂平城有謀也 善曰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蹶蹶兩兒弃之嬰常收載行而擁樹

馳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 穎陰銳敢屢為

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 穎陰銳敢屢為

軍鋒

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

敗於垓下嬰追羽至東城共禽而殺之乃封侯定功也東城地名也

善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將卒斬籍

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啟于東

乘其風勢假藉聲譽乃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比遂大開

東上也光大啓開也 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比呂氏春

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 陽陵之勲元帥是

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

承

翰曰此謂傳寬也勲功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

之今以定齊地遂封勲爵 善曰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齊

歷下軍屬丞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

相參殘傳

作懲

向曰此謂靳歙也從高祖擊項王別定江陵也江陵郡名薄

伐謂以義伐敵克之易也 銑曰夷平殄盡俾使懲止也言

平定江陵禽其主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 善曰漢書曰靳歙別定

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程是應荆

舒是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宮

善本作

名

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

此謂

酈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 向曰名都謂滎陽也

食其勸高祖急收滎陽是也 濟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

狐之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敖庾倉名三塗山

名規守即就也 善曰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

東屯鞏維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

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

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



南輜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銑

輜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載則徂往也言漢之威風則往矣食其謂高祖曰方今唯齊未下臣請說齊王為漢稱東藩食其至齊齊王乃聽食其言不為戰備韓信聞食其憑軾下齊七十城乃夜度兵襲齊齊王以為食其詐之乃烹之雖身死于齊非說辭下善之罪也善曰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其賣已乃烹食其

**我皇寔念言祚爾孤**韓曰我皇謂高祖也寔實祚福爾汝

也言高祖實念其功封子赤為高采侯此蓋福及其孤也建信委

**輅被褐獻寶**良曰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車也婁敬本為輅車者乃棄車被褐衣以見高祖獻說令

都長安可謂大寶也善曰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呂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

於上上召見豐鎬向曰敬說高祖云周以積德於天下漢以兵取天下今欲都洛陽比於周臣竊以為不當矣此則指明其事銓擇其道也高祖乃用策幸長安是謂移帝伊洛定都豐鎬也伊洛東都二水名豐鎬西京二水名也

異而都維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絲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柔

**遠鎮邇寔敬攸考**濟曰安鎮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善曰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銑曰此謂陸賈也抑抑昂藏兒言賈善為言說也貫通也善曰毛

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往制勁

**越來訪皇漢**翰曰制約也勁彊也皇大也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然而起謝賈稱臣受漢約而來歸漢之德也訪歸也善

曰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矣夷平翦伐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善曰漢書曰

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向曰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遵贊曰遵實趙趙邦

文選卷之七



家之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  
王敝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

存者通乃復脩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漢德雖即朝儀則**  
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彛倫斁而舊章缺

**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濟曰即明昏暗也 翰曰漢拜通  
為博士號為稷嗣君也言其制禮

儀下敬而上尊各  
有分也肅敬也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

**流後昆**  
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 良曰晞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  
殷周也言所制禮儀之風晞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

嗣昆猶嗣也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

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  
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  
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無知敬敬獨照**  
善本作  
昭字  
**奇跡察**

**倖蕭相貺同師錫**  
向曰此謂魏無知也敬明敬達倖比也貺  
猶慶也師猶衆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

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亮時  
衆舉舜而洪水理書太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善曰蕭何進

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倖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  
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帝曰

有鰥在下  
曰虞舜  
**隨何辯達因資於敵舒**  
善本作  
紆字  
**漢披楚**

**生之績**  
銑曰黥布本屬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  
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

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 善曰漢書漢王曰  
孰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  
漢毛詩曰鄧水東注維禹之績  
**瞞瞞**  
音  
婆  
**董叟謀我平陰**

**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瞞瞞老  
貝叟老也高祖度平陰津至洛陽董

公遮道說高祖曰項王無道放殺義帝天下之賊也大王三軍之士  
為之縞素以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也高祖善之遂為義帝發喪軍

士皆縞素素帛也言以素帛為凶服也平陰津名 善曰漢書曰漢  
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

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

受命識曰河受  
圖天下歸心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  
良曰秀  
朗謂賢

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 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  
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

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  
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孫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  
**楚威**



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反邈哉惟人何識之

妙向曰素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旆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人也

肱善曰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

紀信誑項軺以軺是乘攝齋即夷切善赴節用死本作齋字

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翰曰項羽急攻滎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曰請誰楚可

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軺軺輕車也攝齋樞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

懲恐也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隨煙而滅忠烈之名與風興也善曰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曰請誰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逃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論語曰攝周苛慷慨善本作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齋升堂

不可陵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陵欺也高祖令苛守滎陽城項羽破之苛罵羽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羽怒烹苛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絜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曰若

趙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

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

後嗣是膺向曰軌跡亮信升高疇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襄平侯周苛子成為高平侯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升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

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

媼老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為項羽軍所執

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媼謂高祖母也女老曰媼此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摠述其事也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

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翰曰言風動過

風動過

風動過

風動過

風動過

風動過

風動過



於萬物之中無清濁皆應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以成大業善  
曰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  
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  
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大人于興利在

攸往利也善曰周子曰利在所往言君臣相應所往則利見大人  
弘海者

川崇山惟壤向曰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眾川成之山  
也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韶護錯音袞龍

比象良曰韶舜樂名護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  
禮儀也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明明眾

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哲同濟天網善本作網向曰哲智也同濟天網謂同濟天下

崔實本論曰舉彌天之綱以羅海內之雄  
劍宣其利鑒獻其朗翰曰宣猶用也鑒鏡朗明也言

羣臣如用劍之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  
照察事理也善曰廣雅曰鑒炤也鑑謂之鏡文武四充漢

祚克廣向曰眾賢文武之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

毛詩曰克  
廣德心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

夏侯孝若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

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  
潘岳友善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  
所重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

才章富盛早有名  
譽為散騎常侍卒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良曰朔為太中  
大夫善曰漢

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  
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  
魏建安中翰曰

年号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分厭次以為樂陵

郡故又為郡人焉向曰又為樂陵郡人也善事漢

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



以爲濁世不可以富樂

善本作貴字

也故薄游以取位

銑曰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度也故薄游以取下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趨時者也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

道也故頡頏以傲世

向曰苟出謂且隨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直時也頡頏自縱兒傲慢也

善曰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

以明節

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明其大臣節也善曰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

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朝正諫似直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

取容

翰曰正諫恐禍及身故不可久爲也談諧取容謂戲弄以悅主上之容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朝談諧逢占其事浮淺

字書曰談嘲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

絜其道而穢其跡

向曰言志清而爲穢跡以混於俗使人不知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以隱

清其質而濁其文

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

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俗而

隱也

向曰弛張猶衰榮也羣道也

善曰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

沉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

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

良曰曠寬瞻多宏大也善曰

倜儻博物觸類多能翰

倜儻謂奇才也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倜儻之畫策左氏傳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

夫子聖者與

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

向曰合道通變

何其多能也

神明知其來事贊猶通也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

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

論

銑曰圖緯謂圖讖天文也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

出於義和之宮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曰尤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策秀才文

周給敏捷之

辯支離覆逆之數

濟曰又有疾患之辯支離十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數術也善

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摯音所漢書曰上經脉



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向曰計數也

善曰漢書曰

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乃不

善本無不字

研精而究

其理不習而盡其功

良曰究盡也言皆不常習而自盡其妙理謂天性而知也

善曰孔安國

尚書序曰研精覃思

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

翰曰言諸術皆纔經於目則諷誦不忘近過於耳而聞藏於心謂明惠也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通於口耳所暫聞不忘

於

夫其明濟開豁

呼

包含弘大隣轢

善本

哂豪傑籠罩靡前

籍貴勢

白曰陵犯轢踐也朝哂謂戲弄

也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懼憚無敢前與之通言者朔皆籠罩在於心胃也

張楚並興兵相踰籍蘇林曰跽音臺鄧展曰躡也

善曰漢書曰

言進入於仕不才其榮貧賤則不憂也感亦憂也

出不休顯賤不憂感

善本作戚濟曰出進也

賤則不憂也感亦憂也

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

芥

良曰萬乘天子也儔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

善曰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

草雄節邁倫高氣蓋世

翰曰言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

善曰漢書項羽歌

曰力拔山

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善本作已

今氣蓋世

向曰言其才

器超拔羣類游於常俗之外也萃類也方常也

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

言彼遊心於

談者又以先生噓

虛

吸許

常教之外也

新

銑曰噓吸謂吹飲也冲和謂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

新此導引之士

蟬蛻龍變棄俗登仙

濟曰蟬蛻謂脫殼出

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

善曰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而入真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

宣帝時棄去

神變

善本作

造化靈為星辰

向曰必謂朔為

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



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

也大人來守此國良曰忽恍謂幽微也向曰大人謂湛

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觀省於父

傳不載難得而知也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象濟

路寢謂廟也遺像謂所畫形象逍遙城郭觀先生

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銑曰逍遙謂徘徊也祠宇

然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向曰矯矯高兒肥猶樂也遁隱貞正

曰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退不終否進不

避榮銑曰退無愠色故不終否否謂忘不通也臨出濯足

希古振纓良曰臨出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

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翰曰涅

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穢汚外行則濁中志能

清也善曰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

子曰濁而徐盈無滓伊何高明克柔濟曰伊惟克能也疊上

也則高明能為柔道善曰尚書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

能清伊何祝汗若浮銑曰此

尚書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

辭也言其視濁汙之理若清也謂不以為恥也浮猶在樂善本作

清也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汗殿弛衣沈浮

必行處淪善本作罔憂銑曰憂言知其時也罔無也善曰周易

曰樂則行之跨世陵時遠蹈獨游向曰跨越瞻望往代

憂則違之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良曰言湛思往代之



隱和而不同

良曰染近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而不同

栖遲下位聊以從容

善曰下位謂朔為太中大夫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化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適茲邑

銑曰湛自言從東來也此邑謂樂陵郡也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

敬問墟墳企佇原隰

向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墓之處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

墟墓徒存精靈永戢

良曰戢藏也民思其軌祠宇斯立

徘徊寺寢遺像在圖

則立祠廟於此也善曰周游善本作旋字

祠宇庭序荒蕪

善曰良曰穠稼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

蕭蕭先生豈焉是居

善曰蕭蕭清兒言其豈於此居是居弗形悠悠我精

悠悠我精

善本作情字翰曰言不見朔真形使我悠悠遠思也精猶思也善曰悠悠已見

昔在有德罔不遺靈

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也

有禮神監孔明

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監其忠信甚可明也善曰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髮髯風塵用垂頌聲

良曰言髯髮垂頌聲也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善曰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索彥伯

濟曰檀道鸞晉陽秋云索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漢魏吳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索宏字彥伯陳郡人為大司馬府記室參軍稍遷至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守卒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

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

善曰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

然則三五迭隆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

然則三五迭隆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

然則三五迭隆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

然則三五迭隆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

然則三五迭隆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



歷世承基

翰曰三皇五帝更選興盛雖歷遠代而後帝王必繼其道也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

周邵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

功

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武功以取言各異道也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

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于戈也

莫不宗匠陶鈞而

羣才緝熙

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熙廣也善曰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

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元首經略而

股肱肆力

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臣也肆陳雖善也善曰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雖本

無難遭離不同且

善本無且字

跡有優劣

良曰遭離猶逢遇也言揖讓干戈所遇時

亦不同而跡有優劣也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代不同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

至於體分冥

固道契不墜風靡

善本作美字

所扇訓革千載其揆

一也

翰曰至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冥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皆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合

扇振革改揆理也

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非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

二八升而唐堯

善本作朝字

盛伊呂用而湯武寧

銑曰舜舉

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善曰二八謂八元八凱也伊尹也呂呂望也

三賢進

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

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也小白齊桓公名也良

曰五臣謂趙衰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晉文公名也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

中古陵遲斯道替矣

翰曰替廢也

居上者不以至公理

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

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

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榮翰曰圓天也謂君也言

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向曰方地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

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

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寤以之卷舒柳下以



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

銑曰蘧伯王邦有道

則仕無道則隱審武子邦有道則智無道則愚此道卷舒也卷謂退舒謂進也

濟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無愠色知其時不可黜退也

良曰楚狂接輿不化於時常行歌云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則知其時無明君也田單欲與魯連爵連乃游隱於海上蓋為時之無道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王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又曰審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衰世之中保持

明善本作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

流也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

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於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夫

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向曰伯樂善相馬者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

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人知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輓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

知伯樂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

為貴銑曰龍顏漢高祖也言時逢漢祖則當年用其三傑也張長蕭何韓信謂之三傑高祖自言比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

之控猶用也善曰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頰也漢書上曰夫運策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

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高祖雖不以

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伐也羣下盡忠謂言必用計

也必從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良曰蕭曹謂蕭

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雖才不及三代之臣而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蕭曰

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庇育生人抑亦次三代之君臣也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懃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

治則默不如語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

體制故尚語不尚默也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引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時為難也銑



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遇明君是為難也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世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故有道無

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濟

言有佐君之道無其時者謂無明君也孟子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謂咨嗟良曰有時無君謂承平之代無明主也賈誼上書云臣

竊為事勢可流涕故云垂泣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惠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流涕者

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翰曰有生謂生人也善

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千載一

遇賢智之嘉會向曰嘉善也善曰東觀漢記右史官曰耻

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一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能無欣

之何能無慨銑曰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

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

謝先代亦異世一時善本有也良曰文若懷獨見

之明而有救世之心向曰魏曰荀或字文若也善曰文

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曹公

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泥炭火之中言文若所能則故委面

霸朝豫議世事銑曰委質北舉才不以標鑒故久

之而後顯濟曰言或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籌畫不以要

功故事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籌策不貪雖

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或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飲

董卓之亂神器遷偏向曰神器帝位也時卓偏遷獻帝

器不可為也公逢慨然志在致命銑曰荀攸字公逢慨

獻帝危故志在致其命以匡漢室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



節

向曰言荀攸存其名節也

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

齊曰

隸官也軍府曰幕

源流取

善本作趣字

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

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

善本無且哲字

名

教有寄乎

良曰源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曰漢亦與荀彧同也

攸則存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

仁義不可以

善本無以字

不明則時宗舉其致

向曰宗尊也致理也言仁

義既明則時人尊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彧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生理不可以

善本無以

不全故逢識攝其契

銑曰攝行契義也言全生以匡時難故逢識君子行其義事也善曰鶴鵲賦

曰生生之理足矣

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良曰言二荀相與廣此目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善曰

引道已見上文

崔生高朗折而不撓

向曰崔琰也亦魏臣也朗明折勇撓曲也

善曰管子曰

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

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

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

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匡漢所以策名入仕蓋

為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為目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后謂君也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主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且之北面答君也

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以

善本無以字不

與魏武所以

善本無以字

不容

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謂魏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

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所不容者也與許也善曰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

位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

身亦所以亡身

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今琰以義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

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已見上文然而先賢王摧於前

來拈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拘

善本

作物

者乎

翰曰言先賢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王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之又以亡矣



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此  
**孔明盤**  
善曰漢書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桓侯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向曰丞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

進時也侯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  
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 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  
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  
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  
銑曰謂

人皆泣也沒死也 善曰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  
之權心人說喜無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  
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承相亮薨垂泣曰吾終為左

**雖古之遺**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

**愛何以加茲**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

**及其臨終顧命**  
善本作

**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  
善本作

**之無懼色**  
善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  
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亮也 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  
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

涕泣曰目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

**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

**良可詠矣**  
向曰昭烈勅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  
納亮之義無猜貳之情也 善曰春秋

**公瑾卓爾逸志**  
善曰春秋

**不羣摠**  
善本

**角料王則素契於伯符**  
銑曰吳將周瑜字公瑾卓爾高

**則參分於赤壁**  
善曰吳志曰周瑜字公瑾卓爾高

**晚節曜奇**  
善曰吳志曰周瑜字公瑾卓爾高

**惜**  
善曰吳志曰周瑜字公瑾卓爾高

**其齡促志未可量**  
善曰吳志曰周瑜字公瑾卓爾高

**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  
善曰吳志曰周瑜字公瑾卓爾高

**卒時年三十六**  
善曰吳志曰周瑜字公瑾卓爾高

**也佐策謂輔佐立計策也**  
善曰吳志曰周瑜字公瑾卓爾高



善曰國語曰使張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於昭

老延君譽于四方昭率羣臣立而輔之權悲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

伏哀感以肆匹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謂輔佐也善

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

子神情所涉豈徒蹇愕五而已哉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

塞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且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

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議向曰昭以諫權不許稱尊号權

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及權登壇即尊位會百官昭舉笏欲贊功德昭未及言權曰如用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

即位之時也善本作夫一人之身所昭善本作未異而用捨

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

乎向曰初昭之用也委以内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比譏辱此

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之間何其不同况沈跡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善曰論語子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楊

雉以為遇不遇命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向曰有自

善曰家語孔子曰諸侯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之有冠禮有自來矣

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銑曰雖詩頌大意同歸其若夫出處有道

名體不滯良曰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風軌德

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其德音

故復撰序所懷善本有為之贊善本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



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

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群字長文顧

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

承宗陳泰字玄伯善本有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向曰火德漢也易大過卦云

復弱 善曰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洪飈扇海二溟揚波

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未和向曰虬龍也雲從龍風從虎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潜

魚擇洲高鳥候柯翰曰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洲飛鳥之

曰尚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鱉歸之赫赫三雄立

迴乾軸良曰赫赫盛矣三雄謂三國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

若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 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

鼎足 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鳳不

楚寶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

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銑曰鳳龍蘭

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齊時難故不暇栖伏也亭英英

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蹟奇善本作賞要向曰此

也文若字也英英鮮明白洞通照明也 翰曰蹟求賞探也探求奇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良曰言其明也彌益也 善曰莊子

曰子甚者脩身以明汗昭昭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向曰言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橫流玉石同碎銑曰滄海橫流言天下

也文明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 善曰孫卿滄海



鴻水橫流尚書曰火

達人兼善廢已存愛

良曰古人君

炎崑岡玉石俱焚也 善曰孟子曰古人窮固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謀解時

紛功濟宇內

濟曰紛亂也

善始救生人終明風槩

占代切齊曰風槩節槩也謂不順太祖取漢位也 善曰魏志曰太

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勲密以咨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在朝寧國君子愛人

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

食發之乃空器也 公達潛助思同著蔡 良曰此謂荀攸也

於是飲藥而卒 善曰法言曰樛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著龜也 運用

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神情之定

處之彌泰 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眾事

神情之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益如運泰言其器量勇大也 善曰

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攸繫獄顒憂懼

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 惛惛幕

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延遺此顛沛

裏筭無不經 翰曰惛惛安靜兒幕裏謂軍中也言在軍中籌

祖征伐常謀謨惟惛時人及子弟莫知 善曰魏志荀攸自從太

其所言左氏傳右月革曰祈昭之惛惛 豐豐通韻跡不暫停

雖懷尺璧顧晒連城 向曰豐豐進也善善謀所進如音樂

曰尺璧謂趙之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攸之才可寶過於

十五城之價故顧而晒之晒笑也 善曰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 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 智 善本作 能極 善本作 物愚足全

生 向曰言其內智筭能極於物而外見似愚能遠害全身矣則其

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小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

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

可以 郎中溫雅器識純素 向曰此謂素淺也郎中官也純素

全生 郎中溫雅器識純素 謂與眾不雜 善曰魏志曰魏國

初建浚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 貞

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貞

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銑曰貞正也諒信

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物理而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

也軌則度法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論語曰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

志成弱冠道

數歲暮

良曰弱冠二十歲也數布也歲暮謂年老也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

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上立德其次立言謂煥言

詞忠正也善曰論語子曰

雖遇履虎神氣恬然

翰曰履虎尾喻危懼

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恬然謂安也善曰魏志曰呂

布擊素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昭烈和親後

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

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

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佗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

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

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行不脩飾名

跡無愆

向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善操

不激切素風逾

善本鮮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瑳自有貌

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疑

魚力反翰曰此謂崔

琰也天性踈通而明朗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嶷高兒善曰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

牆數

忠存軌跡義形風色

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位琰每析之義見於風神顏色也形

見也善曰義形

思樹芳蘭剪除荆棘

向曰芳蘭謂忠賢之士也樹立也荆

棘謂逆亂人也剪除言殺也善

人惡其上時不容哲

曰

人才在於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不容智士言琰才智過人

曹公憚之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孟懼主人民惡其上

琅

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

良曰琅琅

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玉也杖持也向曰塵霧謂恥辱也謂曹公怒

琰罰為徒隸是恥辱也曹公視之琰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善曰

孔融薦禰衡表曰忠

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濟曰天運窮極

公忌琰乃殺之如碎明月珠也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相為魏

王揚訓發表褒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白琰此書傲世

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景山恢誕韻

與道合

良曰此謂徐邈也景山字也恢誕大也其思如音韻和

理與道相合也善曰栢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



與道合 形器不存方寸海納 翰曰形器不存謂心存萬物不

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 舍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 和

成形向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而不同通而不雜 良曰與時和光其道不同理通於衆其心

絕粹而不雜 遇醉忘辭在醒貽答 向曰遇常私飲酒至沈醉授

也曹公知之甚怒鮮于輔曰醉客以清酒爲聖人此遇醉言竟得免

刑此則遇醉而忘其言辭也及文帝踐祚帝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

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巨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

之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也此則在醒貽答矣貽猶美也 善

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

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遠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

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

踐祚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

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巨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

之帝宿瘤以醜見傳且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爲

光祿大夫卒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

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 濟曰戴

輔也元首謂曹丕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湯愧恥不能致君如堯舜

之德 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 民未知德懼

曰予弗俾厥后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若在已嘉誅肆庭讜言盈耳 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

若在已也 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直

言滿於帝耳 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爲司空錄尚書事

夢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 王生雖麗光不

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向曰此謂夏侯玄也言王維德

微薄天下所知也踰過 麗光色不過一把之內雖積德

也 善曰言德喻王 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

然標 善本 准無假全身由直跡洿 鳥 必僞處死

匪難理存則易 銑曰泰初夏侯玄字 濟曰器量法度出於

良曰全立也由欲也洿濁也匪非也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

跡濁世必從虛僞而玄終始不變衆姦所疾身臨誅戮辭色自若義

心所切以爲處死非難但正直理存死則易矣玄竟以此被誅 善

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

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

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



史記太史公曰非萬物波蕩孰任其繁六合徒廣容

身靡寄

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若也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

無也言天下大亂姦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

誅戮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

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

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

愛善本作既同情禮兼到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

教所東以為浮偽敬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盡臣下之節情禮不失

善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列烈王生知死不撓教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烈烈翰曰

謂威勇兒王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中得

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臧權曰

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

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授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

王沉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

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

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薦實不

撓不誑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至仁矣

存名體向曰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志在高構增堂及

陞濟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

陞陞喻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善

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陛三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虎門

軍門也言其端身委質於虎門之下正直之言益開也謂泰請誅賈

充以謝天下也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臣

救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凡九人善曰千寶晉紀曰高貴鄉

公之弑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

謂曰玄伯鄉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

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卒

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

門之外見危致命已見上文

堂堂武侯基宇宏邈濟曰

諸葛亮也孔明字也堂堂盛兒基宇猶器

度也宏大邈遠也善曰堂堂已見上文

器同生民獨稟先

覺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之道可以為也

後覺也予天人

標善本榜風流遠明管樂翰曰標榜謂

之先覺者也

從木

亮見古人之



風流遠明管仲樂毅之才以自比也 善曰孫綽 初九龍盤雅

志彌確 若角切向曰易乾卦初九爻辭云潛龍勿用謂亮未見

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 百六道壘

千戈迭用 濟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百六歲曰陽九

也 善曰漢書陽九厄曰初九入百六陽九音 苟非命世孰埽

善本 零 莫貢切 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

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世之賢豈能埽除天下之亂 善曰孟子

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

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孔安國尚書傳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

曰雲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 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

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昭烈漢之孫故稱宗子 善曰蜀志曰昭烈

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

已已能解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 釋

褐中林鬱為時棟 向曰釋去也褐衣庶人之服言去褐衣

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之臣也 善曰謝承後

元引長雅性內融 言其思慮大遠也融明也 善曰謝承後

漢書曰嚴遵 雅性高厲 崇善愛物觀始知終 壘亂備矣勝塗

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 銑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

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振古人之清風 善曰孟子曰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

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胡 綢繆拈后無妄惟時 恩密負哲

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綢繆拈后無妄惟時 恩密負哲

后謂昭烈也無妄惟時謂當窮災之時也易無妄卦去无妄之行窮

之災也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周易曰无

妄之行窮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濟曰夙早匪非懈墮緝和

之災也 善曰毛詩 三略既陳霸業已

基 向曰昭烈與統議襲劉璋統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

聞數有戢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

急欲還救之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



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先主用中計果執二將還定成都此謂三略陳而霸業成也善曰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赴為軍中郎將卒

**公琰植根不忘忠**善本**正豈曰謨**善本作**擬實在**

**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謨學擬比也言琬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

**公衡冲**善本**逢秉心**善本

**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向曰此謂黃權也公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

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達執心深實愛於天軍臨危難之事壽行而不惑善曰詩曰秉心塞淵又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昔不造假翻鄰國**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翻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借朝夕而已非其欲也

**能微音退不失德**濟曰微美也進能美音者謂常諫昭烈也退不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

**紘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紘亂也鳥謂鳳也

**公瑾英達朗**善曰鳥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盼乃為用也

**披草求君定交一面**善曰崔實本論曰且觀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法



相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向曰相

霸跡謂漢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

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衡霍

吳二山名善曰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

宇宙暫隔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

明奇策也赤壁江口也參三也三光謂日月星三分

若言三國也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子布擅

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翰曰此謂張昭也

民曰撫猶斂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間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

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王略威夷吳魏

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上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

史撫軍中郎將外堂拜母如此有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

書述曰攜手遜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

必恭勤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於晉

同寶遂贊善本作宏謨匡此霸道濟曰略道也威夷險

以乎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

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相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翰曰孫

追謚孫策為長沙相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孤以權

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帝業也純安也

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

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

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良曰南面天子也輟哭止哀臨難忘

太后相王不以老臣屬

才為世生善本作世亦須才翰曰

善曰蘇武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也

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善本

吐

奇乃構雲臺向曰君不可猜於臣也

敬字也昂昂出羣負肅本以富於財好施與周

瑜詣肅求資糧肅以米三千斛與瑜瑜奇之因薦於權宜以佐時肅

見權說曰為將軍計者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

王此謂吐奇策也構立也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賤者之事

善曰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齊曰此

瑾也子瑜字也都美長善也良曰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

色正直而不剛善曰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

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將命公庭退忘

鄭立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私位豈無鵲鵲固慎名器

亮曰將命謂奉命之蜀與弟

無急難之情蓋以奉君命不失名器也此大丈夫矣私位謂兄弟之

次也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昭烈與弟亮但公

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伯言

鵲鵲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善善音善本

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

善本

能字

獻

替

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善善直也出為將帥勤事而有

替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也謂事有可省進之否者替之

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

謀寧杜稷解紛挫銳

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也然卒以正直招君士之疑以忠鯁而

得其罪矣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

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

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元

榮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

良曰此謂

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珪玉無

玷缺也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

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立行善本作

以恒匡上以漸

善本作

有恒也匡正也正其君上必以漸諫不為彊也善曰吳志曰雍訪

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謀周易曰

君子以言有清不增切系濁不加染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

物而行有恒清不增切系濁不加染而不自恃故不絜也濁不

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染也

善曰言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

仲翔貞

善本作

亮性

不和物

俗而易性善曰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

好

是不群折而不屈屢摧逆鱗旨道受黜歎

善本作

過孫陽放同賈屈

濟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直故曰

折而不屈

翰曰屢摧逆鱗謂犯顏直諫

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陽古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

為君主所知乃遭遷逐則歎過於良馬之不遇孫陽也是同乎賈誼

文是口也

一



屈原身沒於荒裔也上自周瑜至此並吳臣凡七人 善曰吳志曰  
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  
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即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  
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  
鱗徑寸之虛若嬰之則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  
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楚辭曰騷騷躑躑於樊輦兮遇  
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高對魏王曰駕驥  
回轅伯樂為之咨嗟王石相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  
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  
傅誼既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  
讒放逐作離騷誼 誼誼眾賢千載一遇 向曰此摭述三國之  
追傷之因以自諭 善曰毛萇詩傳曰誼誼眾多也 整轡高衢驤首天路 良曰  
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也高衢亦天路也驤舉也 善曰鸛鵲  
賦曰尊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  
翼收乘樂府詩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向曰玄天也臣仰君之  
曰天路隔無期 善曰毛萇詩 名節殊途雅致同趣 銑曰人之名節雖則殊道  
傳曰挹輶也 曰周易曰殊途同歸嵇康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  
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

躬用之不匱

翰曰日月著天下人瞻之不落仁義在人用之

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

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論語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

之可強毛詩曰孝子 尚想遐風 善本作 載挹載味後生

不匱毛萇曰匱竭也 擊節懦夫增氣 向曰言庶幾想眾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

增其壯氣也 善曰羊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暉冠世魏略王助  
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  
有立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七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符命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

濟曰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皆築土為壇因高以事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

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德也相如嘗著此文將勸武帝封禪相如死後武帝方見帝異之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

善本無之字

生民

銑曰伊惟肇始也昊穹天也張



揖曰吳穹春夏天名也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薛也歷選列辟以迄于善本作秦向

薛君迄至也文類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良曰率邇

武跡逖遠也言歷選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聽者但聞風聲善惡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曰率邇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

迹遠者聽其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

數也善本無也字翰曰紛綸威蕤言衆多也言自古之君衆多其道湮沒磨滅不稱紀於載籍者不可勝計張揖曰紛綸亂貌善曰湮沒磨滅不稱紀於載籍者不可勝計張揖曰紛綸亂

沒也勝盡也繼昭善本作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

二君向曰昭明夏大也言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

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也善罔若淑而不昌

疇逆失而能存有順美而不昌盛者誰復有逆失之道而求其存乎皆以有道乃可爲也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

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同

軒轅之前遐哉邇乎其詳不可善本有得而善本無聞

已銑曰軒轅黃帝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善本作

可觀也良曰五帝三皇之道六經典籍之所傳述美惡亦可見也

惡可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

知也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善本有堯臣莫賢於后稷后

稷創業於唐向曰后稷堯臣周之始祖銑曰創始也

發跡於西戎歸其德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植百穀公劉

制爰周郅質隆大行越成翰曰爰於郅大越逾也言文王

遂行仁化愈成其功也文類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

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也而後陵

遲衰微千載無善本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銑曰言

雖衰微而無惡聲者蓋負積仁之德善終始之道使之然也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善曰莊

子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



耳

良曰言周所以無惡者亦更無異端蓋慎守先王之遺教

故

軌跡夷易易遵也

向曰夷平會法也言周軌跡平易而易為

易易可遵奉也

湛恩

江鴻易豐也

濟曰湛深也雁鴻大也

用也善曰湛深也雁鴻言大也言湛

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音沈雁莫江切

統理順易繼也

翰曰憲法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

其象而彖其辭

是以業隆於祿祿

善木而崇冠於二

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翰曰祿祿嬰兒衣也言成王之位

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君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矣

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

未有殊

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

良曰尤甚也言周德雖已盡美未

也今謂

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

周猶有

封禪之事建明堂之號施行尊上之名漢

大漢之德遂

蜂善本

湧原泉湧

勿涌

曼美

若火原泉之涌出流潤不絕也湧

湧泉流貌曼美長多貌張揖曰逢遇也

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

旁魄莫四塞雲布霧散

翰曰旁魄通達也言德澤通達於

善曰魄音薄

上暢九坂

來古下沂八埏

音延銑曰埏重沂

際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善曰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

氣橫流武節焮逝

疾風也

善曰

協武之節如疾風之逝也焮

逝遠

遊原遐闊

冰沫

音未向曰

邇狹近也

也言天子惠澤近者游其原流遠者浮其波也

孟康曰邇近也原本

也遐遠也開廣也冰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流遠者浮其沫

首惡鬱沒闇

善本作

昧昭晰

支列反翰曰天下沐仁惠之積



昧之人皆變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晰明也孟康曰始為惡者  
皆湮滅晦昧喻夷狄皆化之也善曰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

蟲闔

改悻

善本作

回首面內

濟曰闔歌也回首面內謂懷  
天子之仁德也文穎曰闔澤

皆樂也韋昭曰面向也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微工麋鹿

之怪獸

良曰囿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微遮也麋鹿麟也天子有

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漢書音義

曰微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導一莖六穗於

庖犧雙貉

格

共抵之獸

銑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  
也犧牲供祭祀者貉角抵根也

武帝時得白麟其角共為一根言擇嘉禾之米用之於庖廚用麟以  
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感有此瑞也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

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服虔曰犧牲也貉角  
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自以為牲

獲周餘

善本有

龜于歧

向曰周時蓄神龜於池沼之中至漢武之世得之於岐山  
之下獲得也放畜也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

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

招翠黃乘龍於沼

翰曰翠黃乘龍仙  
駕也黃帝乘之而

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  
仙言將招之於沼水之中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龍也龍翼馬身黃帝  
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此言黃其何不來下余

吾渥注水中出神

鬼神接靈囿

語

賓於間

閑

館濟曰靈

居之處也是時武帝求神仙禱鬼神之事故鬼神接於所居而方士  
巫人之輩賓禮之於間館之內也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

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  
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囿禮待之於間館舍中

奇物譎

詭倂

僮窮變

良曰譎詭謂非常也倂僮謂奇異也漢書音  
義或曰倂僮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

然絕異窮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

禪

向曰欽美臻至也言武帝美哉眾瑞  
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

蓋周躍魚隕航休

之以燎

照力微夫斯

善本作

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

恧乎

進讓之道何其爽歟

翰曰隕落航舟也休美也燎

也恧慙爽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落王舟王以為瑞乃以  
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乃登泰山不亦慙乎進讓之道

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讓之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  
尚書旋機鈴曰武得兵鈴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

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善曰小雅曰  
心惠曰恧女六切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



進漢可封禪而不為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

征不諛諛音惠向曰大司馬官號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銑曰諛

音諸夏樂貢百蠻執贄銑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之人樂輸貢賦蠻夷執貨而進也費夷貨

名德倅往初功無與二濟曰言德齊上古之君功美無雙休烈善本作烈泱

洽符瑞眾變應期善本期紹至不特創見良曰休美烈盛及

洽編紹續特獨創初也言美盛之德乃徧天下符瑞眾變如應期而

初創意者善本無泰山梁父善本作甫設壇場望幸蓋號

以況榮翰曰望天子幸于泰山以脩封禪之禮紀聖號以為萬代

善曰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上帝垂恩儲

祉將以慶成善本無此二句向曰陛下謙讓而弗發

也善本無也字銑曰弗發封禪之契挈三神之歡缺王道

之儀濟曰契絕也三神天地人也缺闕也言不封禪絕三神之意

也羣臣惡焉良曰惡或謂善本作且天為質闇示珍

符固不可辭翰曰天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異瑞以示王

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

也向曰自古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七十二人之記而梁父

無所亦各立時而榮咸淑厥世而屈說者尚可

善本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翰曰言自昔人君若辭天

作何取一時之榮皆度其世則屈指而命不崇封禪之道亦當各

武帝不可讓也應劭曰屈絕也言皇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

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也夫脩德以錫付奉符善本作以行事不

為進越也向曰錫賜符應越也言天子脩德則天賜以瑞應

也文穎曰越踰也天子乃奉瑞應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

為苟進而踰禮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





神勒功中嶽

向曰替廢調申款誠也言聖王之德不廢則脩禮於天神地祇以申其誠也將有事於泰山必先禮

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善曰言不以發脩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太山

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尊天子也浸潤也黎元百姓也善曰黎元已見上皇皇哉斯事善本斯作此兼無事字

壯觀王者之不

善本作卒字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皇皇大也不亦大也貶輕也善曰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也而後因雜

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

善本從火日月之末光絕炎

以展案錯

錯事銑曰摺紳先生謂經儒之人也略教絕遠行其教術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光遠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漢書音義曰案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司設錯事

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

善本作窮窮

春秋

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欲後

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其欲使諸儒著書也藝經也襲繼也

摺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

善曰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

善本作英聲騰茂實漢之餘波傳茂實之德也善曰輩古飛輩字

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也鴻大也言古先聖帝明王所以長保大名為王者之首者用此道也宜命掌故悉奏其儀

而覽焉

向曰掌故謂掌禮樂之故事者也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

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誠哉

善本詩大澤之博廣

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

向曰摠納符瑞之富

義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



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  
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向曰天子之德如天覆萬物雲行天下也油油雲行貌漢書音義曰油油

雲行貌孟子曰油然而作雲  
甘露時雨歟壤可游濟曰壤土也游作也謂風雨時可行其農作也善

曰遊遨也言祥地  
屢臻故可遊遨也  
滋液滲疏灑何生不育良曰雨露滋液灌澤滲下於土何物

之生者不養也善曰說文曰漉下漉貌韋昭曰漉音漉嘉穀八穗我穡曷畜

翰曰言我之稼穡旣豐何所不蓄積也  
曷何也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  
非唯雨之又潤澤之

銑曰此非唯雨也則君  
之惠化所爲潤澤也  
非唯徧之我記  
似布護之  
向曰潤澤  
非唯徧我

下人而已蓋君化分散萬物皆  
霑也況猶君也布護分散兒  
萬物熙熙懷而慕之

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韋昭曰  
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之事也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良曰侯何

邁往也李奇曰侯何  
也言君何不行封禪  
般般班之獸樂我君囿善本作  
圃字白

質黑章其儀可嘉翰曰般般雜色貌樂游也是時有瑞獸見名曰騶虞身被白黑文也章文也善

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

𪔐𪔐

穆穆君子之

熊蓋聞其聲今親其來也去聲協韻向曰眈眈明貌穆穆美也熊貌也言瑞獸之形明美如君

子之貌蓋曾聞有之今乃親見其來也漢書音義曰眈眈和也穆敬也言容態和目敬有似君子也態他代切善曰親見其來

塗靡從天瑞之徵銑曰言其來見之道無從地應蓋天瑞之

天瑞之應茲爾善本作於舜虞氏以興濟曰言此獸於舜力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

馳我君輿善本作與字帝用享祉良曰濯濯游鰭正帝元狩

見馬於帝車之側止乃上帝享君福也徃往興車祔福也漢書音  
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善曰毛詩曰麀鹿濯濯  
天帝也白麟也戎君桓之則因反祭祭今天天

用歆享之荅以祉福也文穎曰馳我車之前也

未曾善本作賞字有向曰三代謂夏殷周也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文選卷八

三



時有黃龍見也宛宛龍貌又穎曰起至德而見也善曰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采色炫縣曜善本燦

炳輝胡煌向曰龍本光也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

云受命所乘銑曰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又於書傳所載黃龍土德也漢本火也今黃龍見

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厥

之有章不必諄諄示之祥瑞不必衆言以美其道也諄諄衆言也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

言也善曰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不依類託寓喻以封巒翰曰言依祥瑞之類託

之事巒山也漢書音義曰寓寄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

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向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國家

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銑曰上下謂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

意信欲答天子之德而天子猶兢兢而懼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

平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恭敬也故曰於音烏良曰嘆興必慮

衰安必思危向曰此言天子能致和平尚猶恭懼此興而慮衰

危存不忘云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格典

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向曰祗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

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徐廣曰假大也善曰湯武雖居至

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

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

劇秦美新一首弁序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

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楊子雲翰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

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

已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之美將從莽

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善曰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

不能辟戟丹墀元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顯性全真

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



諸吏

良曰謂諸官也此雄自稱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中散大夫

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銑曰謂

臣雄經

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惠

善本作

拔擢倫比與

羣賢並位

善本無位字

愧無以稱職

濟曰渥渥惠恩比類也言蒙澤恩授於倫類與羣臣

並位自愧無才以當職事也稱當也

臣伏惟陛下

善本有以字

至聖之德龍興

登庸欽明尚古

翰曰庸用也欽敬也尚庶幾也言敬明之德庶幾於古道

作

民父母為天下主

善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精

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

兼竝神明

良曰參合也言明德方於天厚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神明已見類

延年曲水詩序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

善曰開闢已見西征賦

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

向曰新德謂莽之德也罔

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

善本無文字

一篇以彰漢

氏之休臣嘗

善本作常字

有顛胸

縣

病恐一旦先犬馬填

溝壑

銑曰顛胸謂風疾也犬馬雄自謙賤比於莽所乘玩之犬馬也言有疾病恐一朝先於犬馬而死填於溝壑

國語注曰眩惑也胸與眩古字通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

所懷不章長恨黃泉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敢竭肝膽寫腹

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

極思也

向曰究盡也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臣雄稽首再拜以

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

許

吁吁

天地形未開之時混沌不分也善曰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吁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睢吁見景福殿賦

或玄

而萌或黃而牙

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色蒙籠始生萌芽善曰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



易曰立黃者天  
地之雜色也  
玄黃剖判上下相嘔音吁向曰剖判分也

之氣相蒸而生萬物也嘔蒸也  
善曰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  
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嘔覆育萬物

鄭立曰以氣曰  
爰初生民帝王始存銑曰天地既分是育  
萬物乃生其人則有

帝王存焉蓋將治也  
善曰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  
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  
有君臣  
在乎混茫混茫善本作混  
混茫混茫之時覺善本作覺  
覺字聞

罕漫而不照善本作  
昭字察世莫得而云也翰曰混茫混茫  
之氣也覺聞罕

漫不明貌言此當時事物不得明察後世之人不可得言其實  
善  
曰混茫混茫天地未分疊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子始

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  
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焉厥有云者善本  
有此

一上罔顯於犧善本  
作義皇向曰其有可云者無有明於伏羲之  
皇者也罔無也善曰罔無也顯明

也伏羲為三  
皇故曰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銑曰邇  
近靡無

著盛也  
善曰左氏傳召  
公曰糾合宗族于成周仲丘不遭用春秋因斯發翰

孔子不見用於時故脩春秋因而不發思者  
也善曰司馬遷書曰仲丘厄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

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良曰孔子作春秋皆言神  
明所以垂福也人所以依

託者無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之君唯秦皆棄此而暴  
虐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獨秦岨求

切善本  
作屈  
起西戎邠武荒岐雍之疆齊曰邠岐雍皆地名崇  
外也疆界也善曰史

記曰秦自非子為附  
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襄文宣靈之僭跡良曰襄文宣靈  
並秦公諡也言

始皇因此跡而起  
善曰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  
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善本  
作立

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翰曰秦至孝公始稱王惠文昭莊  
並秦王諡也茂盛奮起也言秦盛

起本從此諸王為首也  
善曰孝公惠文君襄王  
並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襄王立至政破從容

切善本  
作縱字  
擅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皇帝善本作  
始皇字盛從

鞅仲儀韋斯之邪政良曰政始皇名關東為從關西為橫皆  
諸侯連為援助之名始皇皆破之自專

擅其威也  
向曰始皇盛從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之計以邪為政  
善曰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從橫已見上商鞅



張儀呂不韋馳騫起翦恬賁之用兵翰曰馳驅白起王翦蒙恬王賁

以為將故云用兵也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刻楚王翦攻趙援之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刻簡

滅古文刮古語燒書向曰刻削也刮除也言除百家之言善曰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

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請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銑曰弛廢塗寒也欲使人

愚也善曰崩樂已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六韜曰先塗民耳目遂欲派唐漂虞滌殷蕩

周濟曰流漂條蕩並謂除去其禮法難然除仲尼之篇籍

自勒功善本作公字業翰曰難燒也勒記也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

秦紀向曰稽述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是以耆儒

碩老抱其書而遠遜良曰耆舊碩大也老謂老儒也遜逃也禮官博士

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七獮獮猛

而不臻銑曰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獮大獮人者

廣大不可親附也甘露嘉醴景曜浸侵潭淫之瑞潛瑞潛而

不出善曰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大弗甫經霄隕巨

狄鬼信之妖發向曰弗妖星也雲落也始皇時彗星見又有星落於東郡巨狄大人也言有大人長五丈

夷狄之服見於臨洮鬼信之妖謂華陰之野有鬼持璧與鄭使曰明

猶弗也步內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先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

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

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神歇靈液善本

眼出於臨洮鬼言謂告祖龍死也已見西征賦神歇靈液作善本

字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平聲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

故歇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水羣飛喻天下亂也善曰繹繹緒

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祐之繹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也

二世胡亥也為趙高所弑劇甚也言促甚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銑

兢兢懼也言為君之道兢兢恐懼不可離於身也夫能貞而明之者窮

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濟曰窮極皆多也回邪也言帝

王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



多妖愆也善曰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感格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競集也昧或為蔑上覽古在昔

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向曰覽古者憑仁義而感應瑞而尚聞有喪缺之理何有為壞廢之道而能全乎言必無全者也徹猶廢也此亦微有意言漢有仁義之德尚缺矣善曰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

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

桀紂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況盡評信善本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

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良曰言除埽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以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

龍騰豐沛奮迅宛善曰漢高祖發迹在於豐沛滅秦道自武關與項善本有勦力咸陽銑曰項羽也

東而帝天下善曰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擿秦政慘酷

尤煩者應時而蠲古立反濟曰尤甚蠲除也善曰蠲除也矣與父老約法三始善本作儒林形善本作辟歷紀圖典

之用稍增焉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形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興焉善曰歷紀歷代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良曰言漢繼秦

也餘近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違於古道不便於人而猶因而襲之未能盡除絕也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襲猶因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玉綱弛而未

張善曰為襲秦項故闕者不補施者未張也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銑曰

漢道已極歷數窮盡闇昧忽亂道散不還善曰逮至大新受

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向曰上帝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興稍寬其猶未能至治道

跡三秦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克項山

東而帝天下善曰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擿秦政慘酷

尤煩者應時而蠲古立反濟曰尤甚蠲除也善曰蠲除也矣與父老約法三始善本作儒林形善本作辟歷紀圖典

之用稍增焉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形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興焉善曰歷紀歷代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良曰言漢繼秦

也餘近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違於古道不便於人而猶因而襲之未能盡除絕也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襲猶因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玉綱弛而未

張善曰為襲秦項故闕者不補施者未張也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銑曰

漢道已極歷數窮盡闇昧忽亂道散不還善曰逮至大新受

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向曰上帝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興稍寬其猶未能至治道



極數盡朴散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還祥以為資助地祇眷顧而懷之

善曰大新王莽也已見西征賦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養而懷歸言天

地福祐之也

立符靈契黃瑞涌出

善曰立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子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列焉涌出而

瑞必勃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湔

窮寵極崇

向曰若順也窮寵極崇謂至尊之位

與天剖神

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

向曰震動明德如日景在天炎盛之光萬國歌謠響響飛滿於天淵之間故受命於漢必不可辭讓也

善曰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震為雷炎光

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

於是乃奉若天命

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

規萬世也

善曰分天之

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

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

奇偉侔天儻謫詭天際地

翰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偉大也儻謂卓異也謫詭謂變化之速也

善曰言眾瑞所以威臻者由能祭天

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

十有八章

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異物殊怪之事

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

登假

皇穹鋪衍下土非新

室

其疇離之

良曰登上格至穹天鋪布衍廣疇離治也言美聲上至皇天廣布天下非新室其誰能治之若此

善曰假至也言眾瑞

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離應也

卓哉煌煌具天子之表

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

斯蔑矣

銑曰湯有白鳩丹鳥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

與素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駿曰

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沫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

又選卷八

一十二



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地當徑受命甚易格來甚勤高祖杖劍斬蛇分為兩道開也

勤多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善曰格至也言昔帝續管皇

王善本又有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已善本又作

豈如善本又作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向曰

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跡三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

而舜則無為而治殷因於夏禮法有所損益其後紂乃亡之豈如新

室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善曰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旁作穆

穆明亦善本又作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善本又作

也尚書曰勤勤懇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

懇懇則覺德不愷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不勤勤則前王不

覺悟也愷和也善曰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

也 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平文雅之囿翔翔

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翰

祕書之府良曰胤嗣紹繼也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懿

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善

炳煥照耀靡不宣臻翰曰懿美也律謂正時月之節者量斗斛

此諸事於國政之要皆美而正之均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典盡

發而明之炳煥照耀明德也言如此明德宣之無所不至臻至也

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

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宣徧也臻至也

式 軫軒旂旗以示之向曰式用也軫軒車也旂旗名也車服

曰莽立大夫卿車服蔽冕各有差軫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

七車不得有飛軫鄭立曰如今憲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

揚和鸞肆夏以節之銑曰揚動也和鸞金鈴以節車行也

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 施黼黻



衮冕以昭之

濟曰以衣服昭其等差 善曰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尚書曰黼黻絺繡周禮曰公之服自衮冕

而正嫁娶送終以尊之

良曰正天下吉凶之禮以知人之次序 善曰漢書曰莽請考論五

經定親九族淑賢以穆之

善曰淑美穆和也 善曰漢書莽

書曰惇序九族五姓 世世復無有所與

夫改定神祇上儀也

良曰改定祭神祇之禮使得其中

善曰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

欽脩百祀咸秩也

善曰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

明堂辟雍

善曰本明堂壯觀

也

善曰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

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母宴食之

九廟長壽極孝也

善曰漢書曰莽奏立樂經然

故殿以為文母宴食

制戚六經漢業也

善曰漢書曰莽奏立樂經然

堂既成名曰長壽宮

北懷單于廣德也

善曰漢書曰莽重賂匈奴

經有五而又立

若復五爵度三壤

善曰漢書曰莽重賂匈奴

三等之給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若頂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

五等地四等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若頂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

三經井田

良曰經管也井謂田之畝數管而均之 善曰漢書曰

餘田與九族周

免人役

善曰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

禮曰九夫為井

方南刑

善曰漢書曰

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為南侯

馬法

善曰漢書曰

馬法良曰匡正也司馬法兵革之事將正而行之 善曰馬法司

恢崇祗庸樂德懿和之風

善曰漢書曰

史詩

廣彼摯紳講

善曰漢書曰

用之此盛德美和之風也 善曰周禮曰以樂

習言諫箴誦之塗

善曰漢書曰

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

善曰漢書曰

者工誦箴諫贊誦詩士傳言諫過也

之黨漸階

善曰漢書曰

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

斯容易曰鴻漸于陸



櫝

善本作鞫字翰曰俾使緒業也布獲分散貌衍廣也韞櫝藏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分散流廣興行於時而不藏也善曰韞

鞫

鞫已見上鞫與鞫古字通音讀郁郁乎煥哉善曰論語曰郁郁乎煥哉盛美之言也

乎其有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濟曰允信塞滿也善曰言有

聖德信能允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其等差

也罔無夷平也

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姦宄寇賊罔不振

威

尚書曰盤庚猗猗夏寇姦宄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

裔

向曰黃帝少典之子也著盛也黃帝虞舜之先祖善曰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

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

於是封姚姁為初睦侯奉黃帝後嫫母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帝典

闕者以

善本作補王綱弛者既善本作張炳炳煒煒

麟善本作

豈不懿哉善曰炳炳煒煒盛明也懿美也厥被

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洽侯衛厲揭揭要

荒濯沐

銑曰被及仁風霑濡渾化者則帝都且深矣沈潛深也良曰甸內謂近都邑也市洽謂被霑風也侯衛要荒遠服

也屬深霑也揭淺霑也濯沐微霑也近者深遠者漸淺也善曰言

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

見上

而述善本作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善曰術法也四

迄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

四嶽申宗祀之儀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

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

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

北嶽增封泰山廣善本無

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

也向曰典常也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

也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

也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

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設壇場望

善本有受字

命之臻焉

向曰堂堂盛貌丁當厥其也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

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淳深也受命謂莽也臻至也善曰言莽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

景公曰將去此堂

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向

善本作嚮字

喁喁恭如也

翰曰企舉踵足也回面內向謂順服於君嚮字喁喁衆口喜悅貌善曰呂氏春秋曰聖

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

帝者雖勤讓善本無惡

烏可以已乎

翰曰帝者謂莽也惡辭也已止也言天下傾心帝者雖勤勤為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乎言不

可止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

宣命賢哲作

善本有帝字

典一篇奮

作舊字

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摘之罔極

良曰宣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堯

舜之典合三篇以為一書襲行於時以示來世舒於臣下之心使無極也摘舒奮振罔無也善曰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

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

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

濟曰令萬世之後常戴荷巍巍

高大之德履其謹敬之道也栗栗謹敬也善曰巍巍高大貌也已見上尚書曰栗栗危懼

臭

許又馨香含

其實

向曰今天下常臭聞馨香之譽含甘美之實德善曰言明德比於馨香其實故臭而含之

鏡純粹之

至精聆清和之正聲

翰曰鏡鑒也聆聽也言天下謂語清和之正聲善曰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

也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

善本作庶績咸熙惟疑成庶衆績功越逾熙廣也

善曰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

荷天衢提地釐

向曰天下之士皆次

荷天道之亨通統其地理以助君之安人也地為臣道提統也釐理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

效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良曰言封禪盛事此天下之上則也可試為之

典引一首

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

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班孟堅

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為堯後故班生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



善本作

郤等召詣雲龍門

善曰謂帝召固等六人詣此

達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北海展隆然七

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

向曰小黃

門官者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

銑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

等對曰

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秦始

此篇以

明秦事言善本作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

秦之社稷未定絕也

此言非是

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

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

臣具對素聞

知狀

詔

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

善曰司馬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貶損當世非誼士也

其文譏刺朝廷貶損漢世非義士也

馬相如洿行無節

但有浮華之詞不周

於用

至於疾病而遺忠

主

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

也至是賢遷遠矣

臣固常伏刻誦

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

緣事斷義動有

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

義士之論也因史見意

謂脩春秋褒貶之事

畢力竭情昊天罔極

浸深極深也畢盡也言報天子之恩

如天之

臣固頓首

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



典揚雄美新典而無

善本作二字

實

向曰惟思靡美也

然皆游揚

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

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自才朽不及前人至觀隋和者難為珍善本有

此一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

萬分之一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美明之盛德所異萬分而得其一分也猶樂善本無樂字

啓發憤懣善本作滿字覺悟聖蒙銑曰樂謂樂為其事也光揚大漢

軼聲前世善本作代字良曰軼過也言光揚大漢之美過聲於前世聖明王也然後過入

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熅熅於云反翰曰太極混

兩儀天地也烟熅天地之氣蔡邕曰易太極是生兩儀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有沈而奧有浮

而清向曰奧深也言混沌氣有重濁而沈深為地有浮輕而清明為天也蔡邕曰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

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銑曰沈浮之氣相交而衆類混合而成其形

蔡邕曰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外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

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肇命民主五德初起王以五行相承乃初廷是法也

于草昧互混之中翰曰天地初開至理無名之君則同經于草創冥昧玄混之中蔡邕曰易曰天造

猶溷濁踰繩越契寂寥而亡無詔者系不得而綴

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後世之君系之不連綴也詔言也

得綴連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亦莫不開元於太

昊皇初之首上哉魯乎其書猶可善本無得而脩

也向曰其有名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萬物者莫不始於太昊之主以為帝皇之首上古遠乎其書尚可得脩治也闡開也繹治也魯遠也蔡邕曰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

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



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人事亞斯之世善本作代字通變神化函

光而未曜通神化其光不見則難可知也若夫上稽乾

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早綽善本作絕字者

莫崇乎陶唐銑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龍飛也炳明卓高綽寬冠首也陶唐堯也言上考大道則下承龍飛利物之道則明著於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寬遠者莫崇於堯也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春秋台誠圖曰黃帝德冠帝位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

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善本作有虞四字亦

功元首將授漢劉輸曰堯位不授其子禪舜舜亦不授其子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遂成湯之業湯復遠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知舜禹聖賢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漢命以為天子也熙載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也蔡邕曰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王四臣已偏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襄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少子隈叔奔晉其後土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

災孽懸象閭而恒文珣彝倫斁而舊章缺向曰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元龍之

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也言使漢承三代業亂之末值亢龍悔窮之災日月暗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脩之易云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文日月星也彝常倫理斁敗也舊章古書也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立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善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象

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故先命立聖使綴學立制銑曰言漢室既興先命習立聖之教者使綴於學數立其制度補其缺治其亂立聖謂孔子也善曰立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立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立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

丘制命帝外行也善本作詰向曰宏亮舉表立相助迪蹈哲智也言大舉洪業立助祖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哲之跡謂聖王之道蔡邕曰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

居之作示顯助祖宗揚明其蹈詰之德備哉榮爛真聖善本

本

本

本

本



作神 明之式善本有也字向日古道既備雖白半變衡旦密

勿之輔比茲善本無福矣銑曰皇陶蔓毒臣也衡謂伊尹也

言古道之興皆由孔子神明之法式雖皇陶之徒隨從同心為之輔

佐功成德廣比此亦小也蔡邕曰茲孔子也善曰謂皇陶后蔓

阿衡周旦也密勿已見是以高光二聖辰善本作居其域

翰曰高祖光武二君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言有德也時至

氣動乃龍見淵躍向曰天命既至則候時而動其出也如龍

淵自試欲飛之意也易曰卦九四云或躍在淵拊翼而未舉則

威靈紛紜銑曰拊翼未舉欲海內雲蒸雷動電燿必搖

也燿飛也胡縊一善本莽分上作尚不泣其誅向曰高光二

故胡亥死而王莽誅分散謂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之者

皆已自誅縊而死泣臨也蔡邕曰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

誅天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為太子

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

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兵從宣正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

幽掠燒作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眾兵上臺

商人杜吳殺莽然後欽若上下恭輯善本作羣后正

位度宗向曰欽敬若順也敬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正位而就其

尊號也謂即天子位也羣后諸侯也度就宗尊也蔡邕

曰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有于

德不怠嗣善本怠作台淵穆之讓翰曰二聖既除暴亂諸侯

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讓也淵深穆美也

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

韋昭曰古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銑曰靡無師眾矢陳敦

號令兵眾陳列勉勞奮擊指撫之容也蓋以威德自定也撫與麾同

號師眾陳兵詰誓勸勉秉旌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

奮麾之容撫與麾音義同讓之歸運向曰言當天心之正理以膺天命授堯堯能讓歸功之

運也言堯允恭克讓漢受其福也善曰尚書曰誕膺

天命又曰允恭克讓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翰



蓄蘊皆積也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有其光明孔子垂詩書禮樂以助相於時大陳王道亦如輔佐漢室矣禮樂既盛故云蘊也 蔡邕

曰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 善曰尚書曰火洋洋乎若德 良

洋洋美也 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 濟曰詰誓謂尚

儀則尚書之所載亦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士

可探也 善曰鋪布也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其幽深之所亦

蹟見文賦 竝開迹於一簣 善本作 同受侯甸之所

所字 服弁世勤民以方伯統牧 翰曰湯及文王累世

一簣之士以成其山漸為諸侯弁世勤勞以撫下人為一方之長統

養百姓也實土籠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伯長牧養也 善曰言殷周

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簣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

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惡衣一簣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

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

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向曰湯文二王皆承夏殷之

威用討不敬也弧弓也黃鉞

金飾鉞也韋顧黎崇皆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命湯文奉命征之恪

敬也 蔡邕曰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也黎崇殷諸侯也四

國為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

書曰西伯既龍黎 舍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

伐 至于參 五華夏京遷鎬 毫 良曰周后稷至公劉

也至太王為戎狄所倡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湯至盤庚凡五

遷都故曰三五也天子所居曰華夏京大也鎬毫地名 善曰參五

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毫

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

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 遂自北面

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毫孔安國傳曰湯遷於毫 虎螭其師革滅天邑

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 蔡

邕曰天邑天子邑也 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曰

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龍如豺如離徐廣曰此奇 是故誼士

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二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 銑曰湯

君故古今義士以為華薄之事不為敦厚之道也孔子聽武王樂曰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湯樂見舞大護曰聖人之引







鬼方遠善本作 亡無 回而不泯微胡瑱善本作 而

不頤濟曰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之惡惡 故

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良曰三才天地人

也言明定三才明成其功非堯不能興也 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

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 善曰周易曰

易有天道焉有地道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厥道翰曰鋪布也遺策謂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在下之訓謂

政教誨訓於下也言布脩古者闕遺之策使聞於天下政教

誨訓於時則非漢德不弘其道也 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

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傳曰文王之德明明

在天下謂 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向曰經緯猶政治

天之下也 使其出入躔次不失其道 蔡邕曰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

其期云眊眊側匿盈縮之異也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

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 外運渾元內霑毫善本作 芒

地絃宇宙而章三光也 濟曰外則運行造化之氣內則渾元造化之氣毫

芒物之微細也 善曰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豪芒

言巨細 性類脩善本作 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銑曰

咸彼也 也品物謂萬物也亨通也言物得所 盛哉皇家帝世德

其已久矣 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二與元良曰帝世謂與

曰德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功之君也百王謂

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照于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

王無與敵者元敵也 善曰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 乃始虔

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四表曰幸往古來今日宙 勞謙兢兢業業

之理不敢論制作封禪之事言至謙也 蔡邕曰鞏示勞也 善曰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 至於遷正黜色

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賓監平 之事煥揚寓內銑曰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

也賓監謂光武封爵後曰紹嘉公 周後曰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散視此二代之禮樂也則禮樂昭

然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 蔡邕曰漢承周後當就夏

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

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

而



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躬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善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也改正朔易服色

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於是三事

岳牧之寮僉人善本而進曰向曰言禮官既不能傳述帝道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

也三事三公也寮官僉皆也善本曰慎而無禮則蕙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三事岳牧已見上

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向曰高祖俯蹈宗軌銑曰俯

宗武帝封禪躬奉天經良曰孝者天地之經言天子身行孝之軌則也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

敦睦辨章之化洽翰曰醇厚九族和睦上下辨析章服其化已洽矣善曰尚書曰惇敘九族九族既睦

睦平章百姓辨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祖頰反濟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

下衆庶之人懷安鰥寡之徒其惠浹也浹洽也蔡邕曰懷安也保養也善曰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

燔保小人惠燔縣字瘞懸善本作沈肅祗羣神之禮備鮮鰥寡

示天地山川也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懸祭川曰瘞懸

儀集羽族於觀魏銑曰來儀鳳也言

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闕也蔡邕曰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

而鳳為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良曰肉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順於外囿之中馴順也毛

謂獸也養獸之處曰囿蔡邕曰視明禮脩則麒麟來應善曰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擾緇文皓質於郊翰曰擾游緇黑皓白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瑞獸黑文白質也蔡邕曰思睿信立

則白虎擾善曰騶虞也外黃輝采鱗於沼濟曰此謂黃龍也天子有

聽德知正則黃龍見善曰甘露宵零於豐草銑曰宵夜豐

曰禮記曰龜龍在宮沼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向曰三足

貌翥飛也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善曰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若乃嘉穀靈草

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良



圖謀皆圖書之類也言祥瑞朝夕見於祠牧也  
林外曰祠郊外曰牧 蔡邕曰天子家內也 日月邦畿卓

聲方州洋溢乎要荒 翰曰日月之下邦畿之內奇異卓聲  
帝都也洋溢言多 瑞生於帝都洋溢於遠國也方州

昔周 善本無 姬有素雉朱鳥玄鉅黃  
也要荒遠國也 周字 善本無 姬有素雉朱鳥玄鉅黃

葵莫之事耳 向曰昔周成之時有白雉赤鳥之瑞黑黍黃麥之  
秀皆為瑞也 桓黍葵麥也 善曰素雉白雉也巳

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也巳見上毛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  
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葵薛君曰葵大麥也 君

臣動色左右相趨 銑曰謂周之君臣喜悅其 濟濟翼翼  
嘉瑞故動色而相趨也 也 濟濟翼翼

峨峨如也 向曰皆盛多貌也 善曰濟濟  
翼翼巳見上毛詩曰奉璋峨峨 蓋用昭明寅

畏承聿懷之福 濟曰寅敬聿脩懷安也 言嘉北瑞者蓋用昭  
明鬼神之感敬畏上天之命奉脩先王之美

安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 蔡邕曰毛詩曰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善曰尚書曰嚴翼寅畏 亦以寵靈文

武貽宴 善本作 後昆覆以懿鑠 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  
德也寵益貽遺宴安昆嗣懿美鑠盛也 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辱

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尚書曰垂裕後昆

豈其為身專 善本專字上 辭也 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  
有而有二字 其身而為專擅之辭也蓋以

光祖考 若然受之亦宜勤恁 深旅力以充厥道 向  
之德 告如此受命之事漢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之事以充

美祖考之道也恁思旅陳也 蔡邕曰恁思也旅陳也 啟恭館

之金滕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 向曰啟開也恭館  
置金滕之所也金

滕周公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絨之以金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東序  
東廟也祕寶則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

以流傳其占也 蔡邕曰恭館宗廟金滕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曰  
顯頌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

之驗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翰曰亮信章明哲智也言圖書  
者所以示信天命以明賢哲之

道也 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 孔繇先命聖孳也  
書至信至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

濟曰孔子之道先王教命聖人信而行之也孔謂孔子也 體行德  
繇道孚信也 蔡邕曰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

本正性也 蔡邕曰體行正性習堯 逢吉丁辰景命也  
所履今天子復蹈之

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瑞當於嘉辰景王者之 順命以  
明命也 蔡邕曰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命也



銑曰順天命以創立封禪之制蔡邕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

以和鬼神以事封禪  
治定作樂以和人神

荅三靈之蕃煩

翰曰圭禪者所以答天地  
天地人也蕃多祉福展席

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治書  
曰述堯治世放唐之文

瞻前顧後

考廟也憚難敘告也蔡邕曰黃惠也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敕天之命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慶

今有善本作

如台

善本  
垂情游神苞舉藝文

善本作

咨故老

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

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

應之至也詩曰澗酌彼

既惑羣后之讜辭又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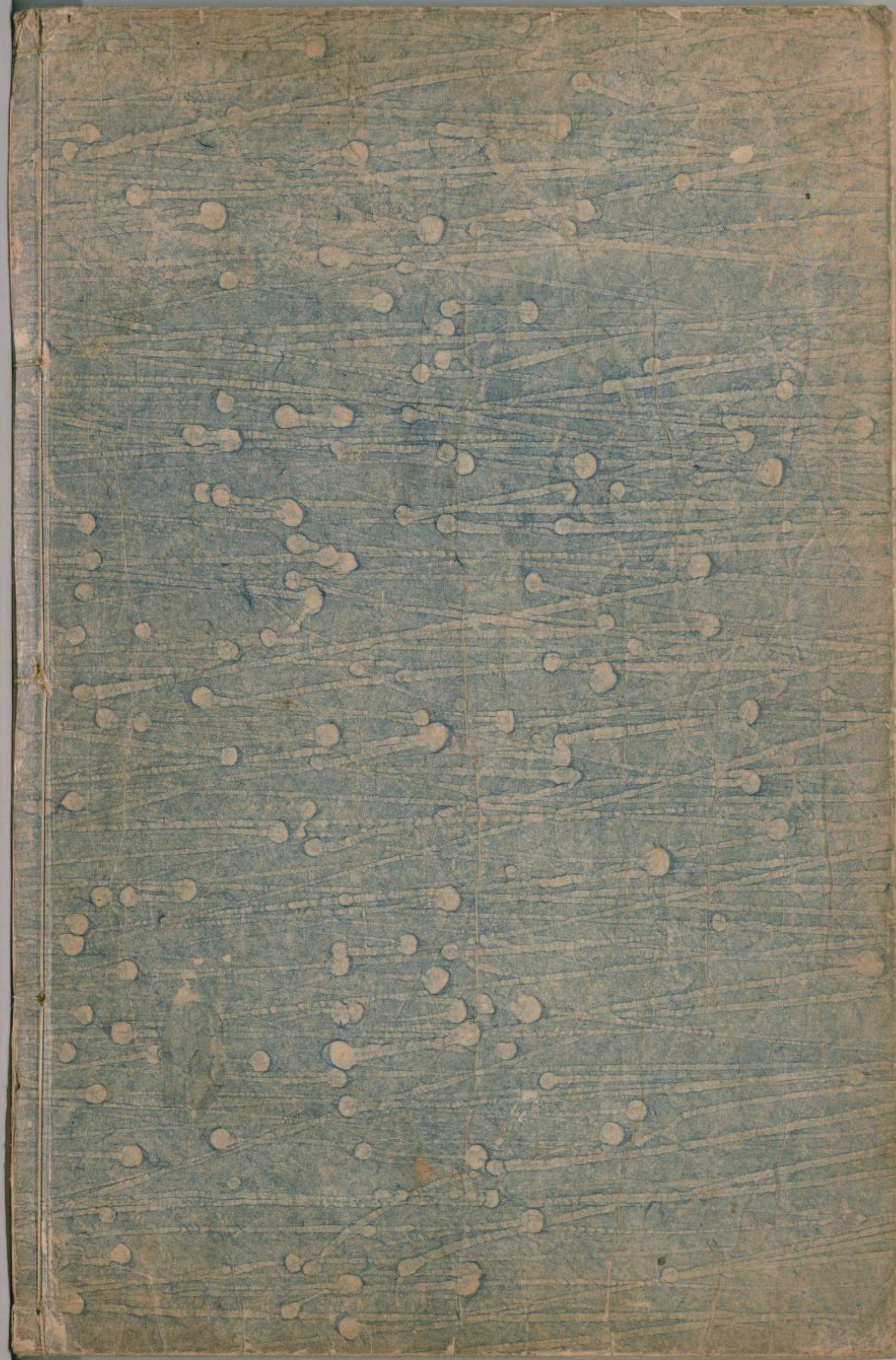
繇宙之碩慮矣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八

者之大慮以知吉也蔡邕曰謹當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脩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將**本一作經**萬嗣揚洪輝奮景炎**大輝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將使萬世揚漢德之大光振大漢之明盛也**風播芳烈**良曰扇動揚布烈業也**久而逾**善本作愈字**新用而不竭**曰**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濟曰汪汪深廣貌丕大律法疇誰亘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其誰能知其深極之理言不可測也良曰唐堯皇人也再言之美之甚也蔡邕曰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